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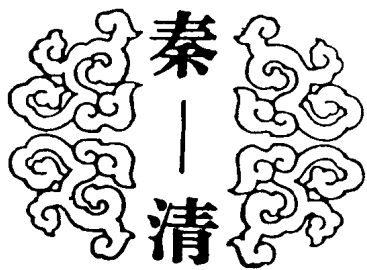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史集成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5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三十五冊)

南明野史		一
南疆繹史・撫遺・恤謚考		一一三
皇明末造錄		六五一
梅花嶺遺事		六八五
翊運錄		六九〇
鳳凰臺記事		六九一
彭文憲公筆記		六九六
奢齋瑣綴錄		七〇二
遵聞錄		七三一
近峰記略		七四二

南明野史

卷上 中下

原序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慘。如此其無極也。主昏於上。政出幽闇。民窮於下。窮爲流寇。鄙夫蠢國。竭民清流。於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股憂。積黎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窮元凶。痛懲夙讐。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人之哲。於明察而愈惑。無持久之力。好更張而益亂。懲前弊矣。乃繼事廷杖。陰躍前弊而行。通下情矣。而裁驛加派。孰非矯情而出。府臣民之怨。養動鎮之。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耳節。鉞兒戲耳。國勢人情。至於爾日。真衣敗絮行荆棘也。所以難重驪山。而非緣內變。禍烈哀平。而不因外戚。質異昏庸。而慘於晉惠。情非晏佚。而毒於宋徽。易地參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縱。臂彼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

卷首

其實無理之至耳。究何足以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第謂今日無論李綱難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其說誠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迨清師入關。明社既屋。彼偷安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託名於起義。實忘情於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隸之質。閩中亦輕薄之子。華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內變。雖仍王號。究類何人。地即大於曹。民無加於鄒莒。而庭前養寇。榻畔藏奸。欲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豈不謬哉。羣奸盜竊。既仗虛名。志士捐軀。亦鑿空影。豈知人心忘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間嘗閱明紀編年。併遺閩事。閱明季追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略。懼事實之不明。無以詔示來茲也。是用蒐訪遺編。採輯逸事。正其舛誤。登其矯誣。彙爲五卷。以備博覽君子之要刪焉。

隆乾己未歲秋七月既望南沙三餘氏謹志

卷首

南明野史卷上

安宗皇帝紀

安宗簡皇帝諱由棖

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

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

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子祿入唯福王最優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

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

桂三王道遠難至而路王福王各避賊舟次淮安路王倫序

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遺物議于是有推立路藩之說

卷上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北都初陷高傑南奔劉澤清亦至

瓜洲士英並與之通殷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

以恫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

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意蓋在路藩也士英得

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

萬呼定策其實答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廢事矣曰廣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獨後至議不

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

始定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是日有兩黃星夾

日而趨蓋太白與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頒大號敬天禮祖諸事尤之

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蓋彰實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于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妻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大家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乾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陸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廣戶部尚書。顧錫時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

卷上

二

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仰。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顯。侯嗣曾。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昌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采。莊紫獻。裘愷。馬兆駿。楊時化。詹爾選。李枚。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陸左懋第。詹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詹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達。黃蘗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爲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邵輔十一州縣。之經理山東一帶。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之經理開歸一帶。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州等九州縣。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州縣。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領兵二萬。

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督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督侯爵。

傑字英吾。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舊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那氏貌美。娶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報之來降。陝督洪陳昭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曾頭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又一年而鄭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四十萬衆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浦。顧守將張上儀巨礮遮擊之。始却。職方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承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擒軍。其將出。元吉諫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其將曰。吾規虜欲寄家。元吉曰。公等進取淮。

卷上

三

北。而并學淮南其便。過江。過天子穀穀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羞也。諸將皆伴應曰。諾。顧獨屬意揚州。

傑以徐州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環寶累萬。傑乃放手剽掠。屠胎日以百數。揚人嬰城不納。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驛。集衆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所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遂且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居揚州。非有他意。得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得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實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爵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且與四鎮交疏至是以三千騎渡江督師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慮開部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及開部至傑庭謁開部平易樸誠人人慰勞傑大喜頃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困可法于軍中以要之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奇可法于善慶庵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安傑亦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功初駐儀真及調廬州心薄之將與傑爭揚二鎮水火幾成克川全忠之禍登萊總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維揚懼爲傑所脅蜚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

卷上

四

功乃引輕兵三百騎會三叉河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遣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絛裝出不意亟披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中矢踣乃騰而上他馬以去傑之遺兵也曰若掠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追且及注漿未下黃大呼反圖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乃及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傑所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城外基置炬火爲疑兵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爲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幾千人多難揚揚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詎至于敗黃不足擒也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請于開部曰兵交緩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即開部亦不得

已于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變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觸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開部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廐多病死開部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恨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開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開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謂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超撥懷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傑不覺欽服服傑之妻邢夫人饒

卷上

五

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開部出至誠厚爲調護勸傑傾心開部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因命王相策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慎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開部遽遷于東偏廬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慎言疏薦舊輔吳姓家宰鄭三俊詔赦姓罪陸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慎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所薦吳姓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沽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語御史王孫蕃許孔昭曰先帝裁文操

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事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判參慎言具疏求去幸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事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姦臣等皆贊員矣慎言震姓動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旨山是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度聞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荊國公世襲遣海運

卷上

六

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既而聞清師南下始召原任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懋第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查國書至燕京通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會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僞響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駿等殺僞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僞官呂嗣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掠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樊未進士僞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殺僞將董學禮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僞官劉清尹宗衡張問行傅龍等九人以原任竟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樂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原任河南勦農兵部尙書丁啓濟命參將丁啓光俘獻僞官

陳奇賈士俊尙國俊許承隆孫澄范萬郭經邦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衛藩率諸生驅殺僞官請徙內地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掠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王燮會都御史巡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加謝陞少師黎玉田兵部尙書盧世淮工部侍郎時說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巡按河南啓濟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振飛等尋爲馬士英論罷

變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膽力無不超絕其按淮時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遁河上鄰國不敢前民而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之

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姦雄呂大器等舉起而攻之于是士英疏薦阮大鍼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咎任怨無所不可遂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謂大鍼

卷上

七

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駭駭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子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聞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賊四方之觀瞻惜哉維新途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實

卷上

八

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恨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慰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懷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惟視吏部爲獨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鍼爲知兵乎則燕子箋存燈謎枕上之陰符而林頭之黃石也燕子箋存燈謎阮所作傳奇蓋諷刺也御史唐兆恆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降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心感恩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額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豈不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皆連疏糾之不聽大鍼召對稱旨用爲江防兵部侍郎初士英爲司禮王坤所參譴成周延儒再召阮大鍼以士英託之遂起爲鳳督故士英德之甚而大鍼之阿堵削逐也閒住十有七年嘗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召遂覬覦樞席士英亦即以佐樞處之大鍼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爲君子他人不許我爲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決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慎言工部程註乞休去贈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聞賊拷銀義不受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卷上

九

陞何應瑞工部尙書徐石麟吏部尙書召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益孤賊黨益盡矣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倖卒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腰飽徐張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嚴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嚴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誅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險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因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

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關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責蠟丸。問道北進。或徵燕中父老。或起秦上夷王。共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閭閻。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擲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蠶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

卷上

十

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外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眾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糾合疏。實未與聞。馬士英尼之不得上。帝雖以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雖臣論功罪兩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體都向書。謙益之題。係以家妓為妻。

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謙益以彌縫大缺。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命柳氏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彥吏部主事。允彥盡籍家產以助餉討賊。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言被杖革職。廷麟因忤楊嗣昌降調。軍前贊畫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為陛下之功臣。夫據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而甚至輕加鎖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有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賊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

卷上

十一

賞。一概勸辭。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赫綸有體。勿因大役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譴。義貴相資。先皇初莅海宇。懲逆璫用事。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引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寇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搜理怨。誅殺方興。宗社繼殞。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

機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開倉散餉，事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盛地議之者矣。及賊勢漸熾，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言，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遠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實着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途太崎也。

又疏言：賊今被割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規江北。多處兵民，積怨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藉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為史冊之炳，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未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

卷上

十二

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二祭告燕山陵寢。末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孝友雖隨，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以處優優衍進者，勿聽。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邦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

疏上俱報聞而已。

釋鳳陽高增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為庶人。

遣太監王羅基督備閩浙金花銀兩。羅基原名坤，即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

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議者以為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王，而忻城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為毅宗。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尊改孝皇帝，立專廟。允禮部順錫嘯麟，制溫體仁文忠諡，尋復之。設大學士文震孟文廟劉一環文端，賀逢聖文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漸忠愍，懋德諡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刺馬士英奸貪不法，志孔復言士英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閣田成，張執中等為言于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

卷上

十三

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帝默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豐，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羣毅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屬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烟癮。帝屢諭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日，清廷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云為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三桂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

文案取册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滄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附清。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毅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搶封伯。吾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

與平伯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軍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宋爲江南門戶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西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郅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

卷上

十四

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

廣西巡撫方震儒。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樞。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捐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某捐俸資遣火器募勇士朱千舫劉鐵臂等三請勳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三十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總兵王之綱迎太后于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

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撫貴州。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涪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瑞王蜀王聞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勅獎之。

考選游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春枝。吳錫。吳适。林中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吏科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鑒矣。不聞獻俘。武臣私圖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避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廢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精索親率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設。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號咷。勇憤百倍也。

卷上

十五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中旨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侍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薦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尙書。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福府千戶曾應俊爲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燭爲中書舍人。予王鐸弟鐸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徐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工。值福王出亡。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鍾燭無黨各異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舉朝結舌。獨徐仲吉以孤童擁護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學龍疏薦焉。

補原子龍兵科給事。子龍遺恨名器疏。曰。陛下問關南返。從官幾何。

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遇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君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保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

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美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頗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動臣內傳矣。選大將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動臣。則力阻南還盡撤。

卷上

十六

守禦權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執紼支離之王樸。倪繼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道。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擅於公論。遂乞哀于內廷。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辭。遂不能無贊助。圖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藝數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問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觀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克恢復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憊憊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

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干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崇寧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罷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稍消。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

卷上

十七

者。刑章不歸司敗。橫資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蓋當血漲玉陷。肉飛金墜。班行削色。氣短神傷。卽值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士英。阮大鍼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候考吏部朱統鎮疏。謹奏曰。廣職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奏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通政使劉士楨。皆言統鎮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高弘圖亦揭統鎮應究治。帝召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辨。尋予告去。

時例轉科道陸廟會事黃耳鼎為副使忽內批留用徐石麟言則耳鼎交通內臣俾留非法則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

曰廣之去也陸辭曰微臣觸怒權姦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事為重帝曰先生自良是士英晉之曰我為權姦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曰廣定策時意在路藩帝曰諸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毋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詬詈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鬧朝士英嘗賦詩曰關慈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寶連波蓋以關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卷上

十八

吏科罷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講固圉恢境之術惟舌鋒筆鋒是務以匿帖而遂舊臣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廉衡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麼小臣為誰驅除為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結神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廉衡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緒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便行挫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疆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雖重武臣而死殺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踣則今何以使貪鄙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還隸

一任他職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

以祁彪佳巡撫蘇松

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輔周延儒薛國觀總督熊文燦官銜廢予復予湖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盛吏部尚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閘以三江入海為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

卷上

十九

水全恃此以歸城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廣運艘市舶走集于此近日漲沙淤塞于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漑無資兼之歲歲苦魃平曠龜坼人牛立槁雖復枯槁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嘆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而城郭人民盡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疏請清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清吳淞俱下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者嗣後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驗年輒罷東廠尚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

德丘。意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禍。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厥術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厥術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臣所有之常。後乃賊賄萬千。成積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后來自河南。帝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點金無術。懇辭。不聽。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亦不聽。

卷上

二十一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左都御史。晉國舅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朱統額爲行人。以自陳逐曰廣故。

秋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壘山。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未從逆。南來遼。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勦賊。

縉彥饒經濟。初國破。即自殺死。復起。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屬不從。賊乃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張一方。蔡元吉。劫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追之急。縉彥走共城。聞帝立。還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于芝蔴口。申報李自成。拘之新鄉。縉彥召族姓姻友。誓

以大義。盡散家財。潛結太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偽將勒馬。貫矢出門。縉彥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僞長。隨軍稿索。登城歃血。乃舉義旗于合河吉崗。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樂。秦衍祉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都郵修武李之煥。都樂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都英。總兵魯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遁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頗却。渡河而南。上舉義復仇。疏界以原官。力辭不受。惟願盡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血爲枯。拮据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鶴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罷浙撫黃鳴俊。及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罷。光先光斗弟也。故與大賊有仇。又首勦士英。故大賊借事陷之。吳

卷上

二十一

撫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賊并切齒彪佳。

陸解學龍刑部尙書。改兵部主事。凌嗣爲御史。巡按山東。起丁魁楚巡撫襄承。陸王濬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起之。

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悅投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爲通政使。遂進使過一疏。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姦。而愈疑謙益。反授摺望。內批補張捷吏部尙書。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勛蘇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爲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劉同升侍講。趙士春編修。賀世

壽督倉尙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梓伯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撫蘇松

九月設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文貞戶尙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貞大理凌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謙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胤節愍給事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諡勳威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

卷上

二十二

忠莊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景賢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補予開國諸臣正德朝死諫天啓朝死瑤難建文朝死難諸臣諡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諡右都沈子木恭靖工尙沈徵煥義敏副都張瑋清忠禮尙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寵文端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通鄉官彭歌祥妾杜氏事敗互訐聞于士英即于疏批重處杜贈珣詩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遲時人傳之

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奇給事中王懷鄭瑜御史召賄降獻賊錦衣都督劉儒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誣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謝德薄爲禮部右侍郎余繼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尙書世庶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帝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通融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廣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衙一千兩監紀職方萬

卷上

二十三

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騰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又有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祇受錢皇帝但喫酒又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着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趣治裝行初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厭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

十月初命鑄弘光錢時廟門災戶科吳适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講宜行一午朝宜舉疏入不省

清攝政王遠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閣部史可法云予向在藩